

●经纬行吟●

浮山堰影

□刘杰连

两山夹峙,淮河冲开一道隘口,劈出千里淮河第三峡——浮山峡,静卧明光柳巷浮山脚下。初夏晴日,我沿淮堤缓步而行,滩头乱石青草间,藏着一段独属于滁州沿淮的千年旧事。

脚下残石参差,是南朝浮山堰留存至今的根基。梁天监年间,梁武帝采纳王足献策,征调扬、徐二州二十万民夫兵士拦淮筑坝,意欲借大水围困寿阳魏军。两岸百姓轮番运土夯堤,又熔铸生铁沉于河心镇锁水势,可淮河汛期洪涛汹涌,堰堤屢筑屢溃,无数民夫耗损于此,浩大水利工程终告崩塌。千百年流转,这里曾是淮上漕运码头、边防隘口,商船泊岸补给,兵卒依山屯守;如今荒草漫过断垣,村中老人围坐一起,不经意间就会谈起祖辈传下的筑堰历程,风化的石块静静立在河滩,留存着古时治水百姓的万般艰辛。

抬眼望去,淮河顺着峡谷缓缓铺展,内河

货轮犁开水面,汽笛顺着河谷漫进连片麦田。暖风掠过,层层麦浪向远方轻涌,坡上羊群垂首啃草,不时晃头驱蚊虫,山野间满是安稳平和的乡土气息。走入浮山村,旧时渡口的喧嚣早已散尽,依山新修的仿古城墙蜿蜒起伏,这里便是古八景东坡亭。当年苏轼赴任途经浮山,泊舟古渡登临山巅,写下“乾坤浮水水浮空”,后人建亭纪念,立在城头,整条淮河风光尽收眼底。

民居外墙绘满水墨壁画,淮王鱼、古堰修筑、渔耕放牧的风物跃然墙面。本地独有淮王鱼,民间素有“淮河鱼三窝,浮山有一窝”的说法,是淮水馈赠的独特物产。不少农户家中院前扎起竹篱,瓜藤缠绕,青菜豆角长势繁茂;村口老树撑开浓荫,土鸡麻鸭穿梭巷陌,新坝古堰,农家日常相融得恰到好处。浮山自古留存八大胜景,一步一迹皆是滁州本土文脉;山南半腰饮马池,相传杨六郎戍守三关,月下牵马饮水,池月相映成“饮马池映月”;北岸红砂岩

裂马缝临水而立,古传有大蟒栖居,乡人敬为蛟龙,得名“裂马缝藏蛟”;山壁天然仙人洞,洞内曾存仙女楼阁壁画,苏轼途经此处留下传世诗句;西藕塘连通淮河支流,盛夏荷盖连天,大风骤起时舟船入塘避险,渔火映荷自成一景;向南三里孤丘留有老子青牛踏下的蹄印,如今只剩一方水塘,轮廓依稀可辨,藏着仙牛脚印怀古的民间传说。

淮堤一侧,灵岩寺遗址静静伫立。古寺始建于唐,每至黄昏撞响大钟,钟声远传十余里,便是古景“灵岩寺晚钟”。寺内曾立明代嘉靖年间赈灾巨碑,镌刻减免灾民赋税的圣旨,如今只剩残石埋于荒草。近代烽火亦在此留下印记,日军曾占据浮山把控淮河要道,本地民兵夜袭敌营的往事,与千年古迹一同沉淀为明光的乡土记忆。

途中偶遇放羊归家的老吴,百余只肉羊膘实健壮,山间野草丰茂,省下不少饲料开销。他笑着盼秋后肉羊出栏,除去家用,修缮院墙、

添养羊羔,守着淮畔安稳营生。淮水边七十多岁的董老独守三间临水瓦房,子女进城定居,老伴常年照看孙辈,老屋只剩他一人。生于浮山、长于淮水的他不愿离开故土,每日沿大堤散步,静坐门前凝望河滩古堰,三间瓦房,拴住半生乡土情结。

我独自站在仿古长城墙基上,河风裹挟淮水涛声扑面而来,指尖抚过平整的城砖。千年前万民夯土筑堰、河面帆桅林立的图景,老子踏山、苏子题诗、六郎戍边的旧事,在眼前缓缓重叠。淮水日夜东流,人世几经更迭,唯有古堰残石,年年守着这片沿淮土地。

漫步于村中小径,暖阳铺在水墨壁画上,线条色彩愈发生动。田埂野花自在盛放,荒草间堰迹时隐时现,每走几步,都能嗅到皖东淮河岸边独有的醇厚乡土气息。千年残堰承载淮河沿岸的沧桑变迁,浮山所有的过往,都藏在麦浪、羊群与农家的细碎日常里,顺着悠悠河水,一路流向无边远方。

●阡陌流年●

那清寒的月光,似一匹薄如蝉翼的纱,从窗棂间无声地滑进屋内。我仰面躺着,却迟迟坠不进梦乡——是午后那一觉睡得太沉,还是心事太轻托不住睡意?已过子夜,仍辗转反侧,索性披衣起身,生怕惊扰身旁的妻子,只悄悄踱至客厅。而那轮月亮,竟也追随着我,把一室清辉铺得满满当当。

我点燃一支香烟,站在窗边,望着那轮皎洁的月亮。它宁静而安详,从容地悬挂在夜空中,仿佛一位历经沧桑却依旧淡然的智者。我的思绪也随之飘远,被这月光带到了遥远的过去。

这月光像一条银色的河流,静静流淌过你的文字,也淌过我的心。童年是碎银般的童话,童年的夜,总带着露水的凉。我躺在院中竹席上,数星子,望月亮,拽着母亲的袖口追问:“月亮里有什么?”母亲便笑,把嫦娥奔月的神话揉进晚风。故事里玉砌的广寒宫、寂寞的白兔与桂花树,在我幼小的脑海里闪着银光。可我还是觉得,那嫦娥独倚桂树,该是多冷、多孤单——那是第一次,月光在我心底投下了苍凉的影子。

少年时,校园后的小径上,月色如水,树影斑驳。我和她并肩而行,指尖偶尔相碰,心跳声比虫鸣还响。我们相识在月下,别离也在月下,短短一段初恋,被月亮镀上一层薄而亮的银,从此再难忘却。

后来,我穿上军装。哨位上的夜,风像刀子,月亮却像家书。想家时抬头,它静静悬在天幕,像母亲窗前那盏未熄的灯;受挫时,我对月亮低声倾诉,它不言不语,只把清辉洒满我的肩头。

一次野外拉练,我们枕着背囊睡在乱石滩。我仰面望天,默默吟唱起《凯旋在子夜》里的那首《月亮之歌》:“当我守在祖国边防的时候,常对着月亮静静地瞧,她像妈妈的笑脸,不管心里有多烦恼,只要月光照在我身上,心儿像白云飘呀飘……”唱着唱着,眼眶热了。月光淌过钢枪,淌过迷彩,淌过年轻的脸庞。月亮悬在最高处,像一面无声的军旗,催我挺起胸膛。

夜风依旧凛冽,心却像白云,静静地飘向故乡,又稳稳地落回哨位。

退伍前夜,我独自绕操场走了十圈。营房、跑道、单杠,都在月色里泛着冷光。故乡是我朝思暮想的地方,可真要回去,我却无比不舍——这里有我四年的激荡青春,有我悄然蜕变的岁月。在那个日夜,我仰望那轮明月,它依旧皎洁安详,躲进云层,又露出脸庞,仿佛不知人间离别。而我的人生,已在这四年里悄然蜕变。军营的最后一夜,就在那轮明月的陪伴下,悄然结束。

我抬头,月亮仍是从前那轮,不悲不喜,不增不减,而我已把四年青春埋进这片土地。

如今鬓已星星,再逢月夜,仍忍不住抬头。那清辉里浮出二十岁的脸——青涩、倔强,带着汗味与枪油味。月亮照过我,也照过我的战友;照过离别,也照过重逢。它不言岁月,却替我收藏了所有故事。

天命之年,在人生的道路上一路走来,时常在月夜怀念那段军旅生活。每次与月亮对话,我都能从它那清冷的光辉中,看到那个年代的自己,看到年轻的模样,看到曾经的迷茫,看到那些点点滴滴的过往。

月光依旧洒在身上。我深深吸了一口烟,任由烟雾在空气中散开。我知道,这轮明月会一直陪伴着我,在未来的岁月里,它还会见证我更多的故事——静静守着我,也守着那些被月光雕刻过的旧时光。



《消夏》 陆抑非/绘

●烟火清欢●

二两米粉,半部乡愁

蓝飞燕

我不算贪吃,却惦记广西的一碗粉。不是后来惦记的,是生下来就惦记的。

小时候住在巷子里,天没亮,街口的粉店就掀了蒸笼。白汽漫出来,顺着巷子飘,钻进各家各户的门缝。我背着书包上学,路过粉店总要站一会儿,看老板抓粉、烫粉、淋卤,手起手落,利落得像打拳。那香味缠着我,一路跟到校门口才散。

那家店,我吃了十几年。老板姓黄,瘦高个,话少,手快。我喊一声“二两卤粉”,他应都不应,手上已经动了。粉丢进笊篱,滚水里颠三下,沥干,扣进搪瓷碗。粉白生生的,颤巍巍的,像刚剥壳的蛋白。切卤肉,薄薄几片,铺上,撒花生、酸笋、葱花。末了,从一口黑漆漆的瓦罐里舀一勺卤水,浇下去,“滋”的一声,香气炸开来。那瓦罐我偷偷看过,里头沉着纱布包,黄家阿婆说,那是老卤,传了两代人,每天只添料,不换底。

粉入口,滑,糯,米香很足。卤水味厚,咸里回甘,甘里带一点药材的苦,还没细品,又化成了鲜。酸笋脆生,正好解腻。一碗下肚,额头沁汗,浑身都醒了。后来到南宁读书,才知道广西人吃粉,一座城一个脾气。南宁的老友粉热烈。蒜末、豆豉、酸笋下了锅,“刺啦”一声,酸辣味轰的窜上来,整条街都闻得到。汤浑,味浓,喝一口,辣得人直吸气,又舍不得放碗。吃老友粉不能斯文,得呼噜呼噜地嗦,越嗦越香,吃得满头汗才痛

快。那架势,就像南宁人,热辣辣,不藏着掖着。

柳州螺蛳粉更犟。头一回闻,是真臭,冲得很,像谁家腌菜坛子打翻了。可架不住朋友拉,捏鼻子试了一口。怪了,臭味一入口,竟成了奇异的鲜。螺蛳和骨头熬的汤,鲜得掉眉毛。酸笋脆,腐竹软,花生香,米粉滑,几样凑一起,甚是热闹。螺蛳粉这东西,不管你喜不喜欢,自有主张。

大学毕业后去了外地工作,走的那天早上,又去黄老板店里吃了一碗。他照旧不多话,只是多切了两片卤肉搁碗里。我没说谢谢,他也没说再见。

在外头这些年,也吃过挂“广西米粉”牌子的店。进去过,尝一口,不对。粉硬,汤寡,卤水没魂。吃着吃着,心里发酸。少了那雾,那山,那巷子里的喧嚷,那搪瓷碗叮当的响声。

一碗粉,离了那方水土,魂就散了。

去年过年回家,巷子早拆了,起了高楼。黄老板的店搬到一条偏街上,门面还是不大,还是那口黑漆漆的瓦罐。黄老板头发白了,手脚慢了些,但抓粉烫粉的架势,还是老样子。我走进去,还没开口,他抬头看见我,手里的笊篱停了一下。

“二两卤粉?”我点头。粉端上来,还是那口搪瓷碗。吃一口,眼泪差点下来。

还是那个味儿。二十几年了,一点没变。

●诗韵潮声●

诗三首

□赵云武

游琅琊山

山路转岭峰迴,古寺雄宏恋晚归。
行遂不忘来时路,钟声伴我过林霏。

平湖秋晚

夕照平湖景色殊,人惊水鸟瞬间无。
一行白鹭冲天上,飞向苍山入画图。

荷塘晨趣

荷塘滴露声声脆,莲上鸳鸯斜目窥。
亭内倚栏闲回首,翠鸟啄鱼贴水飞。

赖在夏的怀里(外二首)

□乔志兵

那就索性,不再站起来
连同那些沉甸甸的
没说出口的委屈
都一股脑儿,倾倒在夏的怀里

风是柔软的,轻轻覆住我发烫的额头
阳光不再咄咄逼人
它把刺眼的光斑
盖住我偶尔漏出的叹息
蝉鸣在很远很高的树梢上
它不问我为何停下脚步
也不催促我赶往下一个远方

整个夏天,以它最宽容的姿态
用带着草木香气的臂弯
将我环抱
我才终于敢闭上眼睛
放任自己,在这份巨大的温柔里
做一场,迟迟不肯醒来的梦

追着夏天的甜

它追着太阳,也追着风
去听云朵奔跑的呼吸
雨在天空不小心打翻云朵
畔里啦啦,落满整个雨季

我们在屋檐下
看水洼里跳跃的彩虹
你看那藤蔓,正悄悄爬上墙壁
把每一滴坠落的雨水
酿成饱满而晶莹的甜意

原来夏天,不是非要摘下星星
哪怕在风雨交加的夜里
心里,也藏着一颗
不肯融化的薄荷糖

夏的呼吸

时而聚拢,遮住灼目的锋芒
时而散开,让光轻轻落下
我们坐在这样的夏里
温水泡着茶
不沸腾,也不冷却

夏刚出炉,在汗湿的脊背
写下透明的诗
云在天空做的薄被
只是慢慢地舒展开来

夏天,就这样
以火的姿态,行凉的事
在每一片云的背面
藏起,不肯熄灭的温柔

